

卧虎生



鬼劍神刃

内容简介

任何人都有七情六欲，当然也包括女人，但是有一个女人被逼着必需忘掉这一切，这个女人就是吕梁派的六弟子冷月。那一天，冷月去面见师父无极道长，看见师父坐在四盆炭火中，身上居然如水如冰，一股蓝盈盈的蒸汽从体内蒸出。而此时的冷月似乎失去了所有的力量，一点真气也提不起来，全身浸满了汗水，这时，她听到了师父的命令：裸身见佛。

冷月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身体，原来是如此的娇好，藕白的玉臂，坚挺的胸乳，纤纤细腰下面的丰满……她几乎就要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，自珍自爱地自抚起来……就在此时，师父庄严地向她传教：男性是丑恶的，你必须忘掉这一切，让所有的男人都觉得你是一个无性无欲的人。于是，冷月这个正当妙龄的少女，便成了一个没有性别的人；于是所有的男人在她眼里都成了令人作呕的对象，但这些埋藏在心里的欲念会不会有一天将要爆发呢？无极道长此举的目本是想将冷月培成一个武林高手，但是没有想到十年后的一天，冷月遇到了一个人——铁兰烟。铁兰烟是个女人，而且是一个很好看的女人，恰恰就是这一点，打动

了冷月的心。冷月第一眼看到铁兰烟的时候。那一脸白皙衬着的红唇，就撞得她的心里产生一阵燥动，终于有机会在一起时，一种可怕的欲望从她的心头而起，欲潮很快就布遍了她的全部身心，那十年压抑的欲望，却在另一个女性身上觉醒——她紧紧地跟在铁兰烟身后，看着她扭动着的腰肢，圆圆的丰臀，禁不住将手伸了出去……

冷月是和六个师兄一起来到这座山里的，就在地向铁兰烟伸手的时候，她的师兄们却在“圣手华佗”楚怀玉的“楚离山庄”中苦斗。吕梁派并不是一个令人喜欢的门派，行事时的手段也不够光明正大，这次他们来到“楚离山庄”，目的是那极为珍贵的珍珠草……

楚怀玉与女儿青青相依为命，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女儿能将他绝世的医术传下去，这样他就是死也能够瞑目了……

《鬼剑神刀》是一部罕见的武侠小说，故事情节曲折动人，人物关系极其复杂，细节刻画细腻传神，如眼所见，如目所睹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目 录

一、	南侠	北盗		(1)
二、	慧眼	盲目		(19)
三、	羌酒	蛇毒		(77)
四、	强汉	弱女		(97)
五、	郡主	奴才		(114)
六、	鹿女	鹰童		(134)
七、	热血	僵尸		(166)
八、	妖娆	英俊		(185)
九、	鸟角	白翅		(205)
十、	采色	采莲		(232)
十一、	山魃	山神		(266)
十二、	龙泣	龙吟		(290)
十三、	官差	女贼		(315)
十四	红唇	兰烟		(354)
十五、	蠢谋	绝计		(380)
十六、	逃犯	新郎		(392)
十七、	亲人	仇人		(428)

十八、小妞	老鬼.....	(448)
十九、冤仇	情爱.....	(476)
二十、童子	圣医.....	(493)
二十一、真贼	假尸.....	(520)
二十二、红粉	骷髅.....	(536)
二十三、冷月	寒星.....	(574)
二十四、火箭	竹楼.....	(588)
二十五、恩师	叛徒.....	(619)
二十六、童真	童贞.....	(636)
二十七、血菊	墨菊.....	(651)
二十八、菊剑	竹剑.....	(675)
二十九、雨中	雾中	(689)

一、南侠 北盗

好浓好浓的雾，从山的那一边涌过来！

像一派铺天盖地的海涛，涌过来，漫过来。只要再过一会儿，这一劈的山岭，就要如滨海的一块小岛，而被淹没在涨潮的波涛中，被浓雾完全吞没。

山下盘曲的小道上，一个全身黑色劲装的汉子，拖着一领黑色的拖地斗篷，如飞般地盘着山道而上。

这么长的斗篷，一般都是骑在马上时候披戴的；后面的斗篷摆口，开到腰际，马走，斗篷扬；马飞，斗篷便张成了一对骑者的翅膀。

现在，那汉子便飞起来一般，斗篷就是他黑色的翅膀。

他很急，要赶在那一派飞来的浓雾封住这座山岛之前，追上前头的那一个灰点。

那灰点的身影委实太快了！他的脚，似乎都只在山石上轻轻点，身子便飞飘了起来，倾刻间，就到了半山腰……

只要那浓雾一淹过来，即使黑衣汉子追上，也难再寻踪迹了。

黑衣汉子的心念，急若火燎，不能！绝不能让他逃脱。

现在，他觉得这一领披风简直成了他的累赘，他一扯领头的系绳，任它一飘一荡地落在路旁，全身的劲力向上提去，让

自己的体重全部逸出体外。

蓦然，一种身轻如燕的感觉来临了，他的脚只要在岩石上轻轻一点，身子便会如燕御风般地向上飞掠而去……

前头那个灰点现在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，原来二十丈的相距，已拉近了五六丈。黑衣汉子实在看不清，他用的是什么步法，只有一种感觉：当他使用了“燕凌轻功”之后，灰身人的步法似乎也改变了，他虽未能逃得更快，但两点间那十五六丈的相距，是很难再拉近了。

现在，黑衣汉子只有一个意念了：追上他，一定要追上他。

即使追到他身边的时候已经心身之力俱疲也要追上他！绝不能让他闯进这座山林！

因为他是一名巨盗！

而他，黑衣汉子，则是八闽第一名捕。

虽然他早已挂刀而进入了教界，成了八闽捕快教头，而很少办案缉捕，但如果遇到委实难以对付的大案，也就只好请他出山。白道黑道的人物，哪一个见到他，哪怕只听到他的名字，不是心怀三分敬意，而带着七分的畏惧？

他，就是人称南侠的，神刀白虹。

那千余级的盘山道，仅追上二百余级，浓稠的雾已经罩过来了！

好浓稠的雾呀，几乎可以拧得出水来。

只听人说：黑得神手不见五指，而置身在这浓雾中的白虹，却是白得伸手不见五指。

刚才他只记得追赶这个飞盗，大致朦胧地觉着，自己现在

正处身在一道的山脊之上，一旁是临着直如削壁的山崖，另一旁则是盘山而上的梯田，置身在这样的地方，别说举步去追赶飞盗，如果不是失足落入那深而不见的山涧，也就会跌进那一片的水田……

白的，一片雾茫茫的白！就连这一身的黑衣，也全都泛化在这雾白之中……

现在，真是寸步难行了。

但，白虹坚信，飞盗也被困在雾中了！他没来得及钻进前面的那一片林子；所在的位置所历的处境都和自己差不多。

等着吧，雾总要散的；看你往那里逃？

白虹就在前一刻发现了他的行踪；白虹的马快，遇见前头麦家渡口的那一面迎风“酒”旗加了一鞭，就把两个下手甩在身后了。

酒店前落了马，扎了僵绳，一侧头，就见柜台前立着一个身着灰布长衫的人，一手提着一柄锈壳的剑，一手端着酒碗，头上戴着一张无顶凉笠，背着身子，那当然就看不见他的面目了。

锈了壳的剑——锈剑！

他的心头激淋了一下，莫非是他？！

应该不会这么巧。

锈了剑壳的，不一定就是“锈剑。”

这年头一手握一种兵器走江湖的人，多得很，时髦？威风？吓人？都有点儿。反正这是个招牌，是在公开地告诉人家：喂！本大侠来也，少来招惹我的麻烦。

其实有许多持剑、执刀的，真让他耍起来，和舞一根甘蔗也差不到哪儿去。

就这么一愣的短短时间，机会飘过去了。

白虹没有立即断定那个手执锈剑壳的灰衣人是谁，可是灰衣人却似乎已经断定了身后酒店门外的是谁了！

白虹的外形，只要谁望他一眼，都很难忘却：彪悍、英武、机敏，以及那一身炉火纯青的内功，全都写在脸上。那一柄鲨鱼皮鞘刀，即使锋不出鞘，也透着凛凛的杀气，瞟上一眼，叫人心骨透寒，江湖人都称这一口宝器为：神刀！

岂是浪得虚名？

也不知酒保向灰衣人说了一句什么？灰衣人就在柜台边，一饮而尽。以后把酒碗递给酒保，从怀里抓出了两片铜板，往柜台上一扣，头也不回，径向店后走去……

那幅门帘一掀又落了下来。灰衣人已逝去踪影。

白虹上了柜台边，正想先叫碗酒解口渴，目光只向柜上一扫，就差没叫出声来：果然是他：五爪金龙，耿金堂！

看！硬松木的柜台面，明显地留下了痕迹：两个铜板的印痕，铜板印痕的周围，还有五只手指的指印！那是他“金龙爪”内功的标志。

当然，这一记掌印还分明留着一句话：

我就是五爪金龙耿金堂！无名鼠辈，我劝你收敛点儿！

不管耿金堂是不是这么个意思，白虹是这么理解的。

耿金堂，闽江五龙的龙头！就是十万两黄金大劫案的首犯！

若不是这样的泼天大案，若不是这样的头等飞盗，按察司怎么致于会下文到武备学堂，一定要调他出来，赐虎头令牌专司此案？

白虹只觉得“嗡”了一声，心头的血，燃成了一团火！

闽东北蝗、旱连续三载，荒村连连，白骨遍地，白虹返乡竟见不到一个活人！这十万两黄金，正是用于赈救数十万流离失所的灾民的，不意被闽江五龙所劫。

白虹正苦于追寻无地的时候，偶然，却在这麦家渡口，撞上了飞盗之首。

他哪里还顾得上等身后的来人，立即向后门追去……

可当他撩开那幅门帘时，只见迎面的是一壁陡山；更不见了灰衣人耿金堂的身影。

白虹不顾多想，霍霍登山。

直到登及山顶，四目眺去，才见到远远的楚山下，有那么一抹飘动的灰影……

楚山，他向楚山的山阴古道上走去。

他连忙掠身飞追，心中却暗暗思忖着：

好个大胆飞盗，怎么会向楚山走去？莫非他身受重伤，或者中了什么难解之毒？上楚山去找圣手华佗楚怀玉救他一命？——不对呀！看他行若飘风，去如疾电，哪里有一丝一毫受伤的迹象？——而且，听说“医圣”的楚离山庄在山阳，他怎么会向山阴走去呢？

不管怎样，现在唯有追上他再说。

莫道常人，就是“草上飞”、“莲叶步”的轻功身法，也难逃

白虹的追逐，然而他，却能一直地和白虹拉开这么一段长长的距离！即使最后使出了“燕凌轻功”，也未能占了多少便宜，那五爪金龙便立即有了相应的逃脱的步法。

这个飞盗，果然不同凡响。

雾，越来越浓了。

白虹开始不安了起来：

这儿是楚山，绕过山阴便可能有抵达山阳之路；山上的雾便是山下的云，那是飘忽不定的东西，如果十几丈外浓雾已经飘散，那耿金堂岂不会绕到山阳，闯进楚怀玉的楚离山庄？

春华秋实，这可正是圣医四出收集药材的时候，如果圣医楚怀玉恰巧不在山庄之中，而巨盗耿金堂却恰巧又闯了进去，那……

“圣女”楚青青姑娘，岂不危险！

想到这里，他更等不得，立不住了。他用霸刀略略地探了探山石阶，便要举步……

“大兄长小心，岂不闻大雾弥天，难倒神仙？”

白虹这一下倒真是大吃一惊，居然有人在暗中跟着我，我却未察觉？

白虹：“多谢提醒，借问英雄大号？”

人声：“英雄？你叫我英雄？哈……多谢恭维，不敢消受。”

白虹这下听清楚了，那声音好像就在他脚下的涧弯里发出来的，这声音分明底气充沛，从三五丈远处传来，不扬不散，却能化成一缕音丝，轻轻道出，却能令人听得清晰分明；当然更令人惊讶的却是他的眼力……

那人却像猜透了他想些什么，又道：“我见得你并不奇怪，你立在高处明处，黑衣衬白雾，自是分明，我在涧底，大兄长自然看不见啦。”

白虹自也发出一缕音丝向涧下传去：“英雄客气，但因我有要事，大雾难神仙，也只好摸着向前……”

人声：“大兄长莫非要追寻个灰衣人？”

白虹又是一惊：“你……”

人声：“不用追啦，那灰衣人就在雾罩楚山之时已穿越过山而去啦？”

白虹：“你，看得见。”

人声：“自然，我不是已经俱道所以了吗？你不信……这雾化不开，就要落雨啦……”

果然，就在这顷间，似若起了风；

雾越聚越浓，由白成灰，猛听得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震，两雾俱落，其声哗哗，有千军万马在山谷中呼啸奔腾……

白虹浑身淋透，再扬日时，天色虽然阴暗，四周倒也看得分明！

“不好！有人跳崖！”

山涧下传来了那人的惊呼。

白虹抬头时，只见前面一块突伸出来的崖顶，果然有一条颤危危的纤弱人影，不顾风雨地直向崖外跌来……只要再向前一步，等着她的，便只能是嶙峋崖下的粉身碎骨了。

不待思索，白虹一提气拔身而起，一下便立身崖顶——好利害的风！

身在崖底时，白虹全无察觉，一到升上了崖顶，才知那刮来的风意有翻海推山之势，他连忙盘扎落地生根，稳住了自己的身形。

那姑娘似乎全无视觉，竟向前撞来！

白虹连忙伸手一拦：“姑娘止步……”

姑娘身不由己地被风雨卷进了白虹的臂弯：“你，你是谁？为何拦我的路？”

白虹：“前头无路，便是断崖……”

姑娘“啊！”了一声，似乎晃然明白过自己的处境来，也想挣身回头。但风也无情，雨也狂暴，休说返身回头，若非白虹强撑着，二人即刻就要被卷下崖去的。

咔嚓……

就在他们的身旁，一颗一抱粗的大树，被风雨打折了！

轰，哗哗……

半截树杆，撑着一盘喏大的树冠，滚下崖去了……

白虹猛觉得脚底下的地在下沉、下沉……

不好！我刚才分明是踩在岩石上，这不是土陷……难道这块岩石要塌下去？

臂弯里的这个姑娘是谁？风雨已经打得她睁不开眼，说不出话来了。分明只是一个轻飘飘的身子，然而此刻却像千斤重担般地沉在他的臂上——如果松一松手，她就会像一根草一样地飘下崖去，而他，有希望挠着风雨，抽身而逃开这个已经是千钧一发的险地；如果那样他算什么？男子汉？南侠？

白虹心头一叹：罢！也许命中注定，我不该死于刀光舔血，

今天就陪这姑娘——一个素昧平生的弱女，绝命在这儿吧！

“大兄弟，抓住！”

风帘雨幕中，眼前朦朦胧胧的白光一闪，一个白色的身影出现在身前；一道黑影，什么东西向他甩了过来。他连忙伸手一搭，抓住了，是一搭衣带——是那一件起初扔在路旁的，他的披风——是那个涧下人赶来救他？

猛然，他觉着一股强劲的神力，透过这一根甩过来的衣带，传进了他的体内。

脚下的沉陷，已经临到了极限，他一手扯紧衣带，一手挟着姑娘的身子，凭着他的黑披风衣带的牵引，猛一发力，腾身而起……

他清晰地感觉到，他和姑娘的身子飞过了那团白色的身影——扔给他衣带的，授予他支撑神力的涧下人——从他的头顶越了过去，顶着劲风箭雨，窜出了三丈有余。

就在他挟着这个软塌塌姑娘，脚刚刚踏落实地时，就听见身后一声巨响！

轰，哗……

身后的一块大山岩塌落下去了！

“小兄弟！”白虹惊叫了一声。一股透心的寒凉攫住了他的心：那一个从涧底赶上来甩衣带救我们二人的白衣小兄弟，完了！

他回头一看，塌落的边缘，离他身后不到三尺之处。那个白衣小兄弟，想来已经被塌落到涧底去了。

风，没有停，雨，更大了！

臂弯里的姑娘经不起这么几下的折腾，已经昏死过去了。

“喂，姑娘，姑娘……”

他用自己的背，去承受抽过来的雨鞭，把姑娘搂在怀里，摇着，叫着。

“唔……我这是怎么啦？”她微微地睁开了眼睛，眼神却十分茫然。

白虹：“这么大的风雨，快回家吧……”

她蓦然地想起了什么，身子一挣，叫道：

“珍珠草！珍珠草……”

“什么？珍珠草？你是……”白虹猜到了她大概就是楚怀玉的女儿，“圣女”楚青青。

“大雨、山洪，要冲走涧下的珍珠草的……”

白虹：

“不是传说珍珠草早已绝迹了吗……姑娘，你就是楚离山庄的圣女，楚青青姑娘吧。”

楚青青：

“不，不，别称我圣女，我不是……我发现了珍珠草却害死了那么多人……”

白虹：

“不，江湖上谁都知道，你发现珍珠草是为救人，那些人，是他们自己害死自己的。”

楚青青的脸上露出了惊喜：

“真的吗，江湖人都相信我？相信我父亲？……”

白虹：嗯……不过姑娘，你为什么还种珍珠草？”

楚青青：

“眼睛，我想救我的眼睛，可是这一场暴风雨，要把我的眼睛给毁了。”

“不会的，圣女姑娘，老天保佑好心人！”

一个白衣人站在他们的面前，他一身白箭衣，外边罩着一件白坎肩，一手的臂弯，搭着一领的披风。一身的湿漉，但腰间的软黄铜的腰带，却闪这光彩。

天哪！他居然还能无恙地站在这儿。

风停了，雨小了下来，四周又有点儿雾蒙蒙的。

楚青青跃身而起，高兴得像个孩子：

“什么？你是说我涧旁的珍珠草，没被水冲走？是吗？”

白衣人：

“是的！我想这天气雾不过去，非下大雨不可，见到涧旁的珍珠草，种在水口，我就搬了块石头，挡一挡水道……”

楚青青大喜望外：

“真该谢谢你白衣哥哥。”

白衣人：

“哦！你还看得见我穿的是白衣？”楚青青：

“嗯，幸亏我还不是全瞎子，雨天看东西很模糊，晴天，还好……”

她说，眼光在流动着，水汪汪的，透着灵慧、聪秀；长长的睫毛挂着几星水珠，反射着神韵的光彩——这怎么该是瞎子的眼睛呢？就是万千明眼姑娘中，也难找一个有这么饱含着秋水的眼睛。也许这是因为她的圣洁——一个“圣女”所透出

的神彩吧……

白虹看得有些发呆。

“别谢我，该谢这位穿黑服的哥哥，是他救了你的。”白衣人说。

黑衣白虹立即觉得有些难堪，他瞟这个白衣人一眼。

楚青青情绪已大为好转：

“我该谢你们二位哥哥。如今江湖上还真难得有你们这样的好人！走，我请二位到山庄做客……”

雨，悄悄地停了，雾又浓了起来。

江湖上传得如仙如幻的“楚离山庄”原来就在这儿。

进了篱门便是一派秋菊，花未发，叶却已长得蔓蔓离离，青石铺出一道通往门亭的小道。

门亭、天井，右、左两间厢房，上面是一间宽敞的大厅，两边药架两排，四处都干净得一尘不染。天井上一株山茶，一株橡皮花，廊下缠着几丝雾，檐边滴着几星雨，不是仙境，胜似仙境，人到了这儿，蓦然会生起对喧嚣闹市厌恶的情绪……

“爹爹去省城，替一家人家看病；厢下房里有他的衣服，你们就捡两套换上吧。”

白虹：

“青姑娘，你也快换衣服吧。”说着他竟然快步地向后厅走去……

青青见他的身影向后面晃去，问：“噢？这位黑哥，去干什么？”

白衣人一笑：“他是好心的；刚才山下，他……”